



厚岡文集卷十九

書二

萬載李榮陞奠基甫

季福辛汝琳

泉溪龍振哲 校鐫

曙初郭光昫

覆澗川黃明府證毛氏春王正月傳改本

別紙錄示傳是齋毛氏春王正月傳並飭錄呈別本較其後先同  
異以察毛氏與其弟子之用心審慎之功正當如此愚初不欲以  
自欺當毛氏今謹如敎核之傳是齋本改月必改時條下引偽泰  
誓亦云十有三年春改時也 核西河合集本偽字改書字 又引胡  
氏曰前乎周者以丑為正其書始即位日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

正毛氏春王正月傳改本



則月不易也云云夫商亦改月改時若其所引伊訓文則大謬也  
集本改此二句云即其所云十有二月言之實有大謬不然者漢

律歷志引書序古伊訓篇明云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朔伊尹祀

於先王云云是十有二月者乃夏之十一月正冬至郊社之時並

非新君即位改元之始月况今之伊訓東晉之偽書漢志所引則

古書也 集本於郊社之時下改云况周制踰年改元商制踰月即

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則新王改元在十二月元祀之十二月不必

謂元祀正月也 毛氏條釋春王正月三千餘言集本較傳是齋本

止改此六十字其餘大同無庸贅瀆毛文集不在此經集尙可證

康熙二十四年乙丑會試西河以檢討分校春秋房始欲作傳而

傳是齋本錄於二十六年丁卯 見仲氏易剛柔相推句下 合集本

刻於三十八年己卯西河七十七歲又十四年而卒 見卷首門人

李庚星附識 值五十二年癸巳得年九十一此十四年內未聞改

本李庚星附識亦云儻三十八年後更有他刻非門下所錄總屬

贗本是固以合集爲定本矣詳乙卯原刻所載駁公羊傳之王魯

胡傳之夏時冠周月者非不淹博然皆出前人緒論西河大槩沒

之且云明以來數百年盡爲胡氏所惑已不免於掠美至其自主

張讀左傳王周正月爲王春而不屬正月且以王繫木德之伏羲

屬得之以王而夏殷之春不王其詭謬雖造端之鄒衍呂不韋不

至此惟謂古伊訓之十二月非記新君改元之始東晉人偽書不

足據此條爲有識又引茅盈內紀證秦始皇改臘爲夏之九月亦

似前人未引洋洋三千言所得僅此耳然西河是時年已六十有

五豈猶失記傳說之爲僞者而不一引辨何耶夫學識隨年而進至己卯再刻謂宜盡洗十餘年前之詭謬乃一字未改轉將前辨之僞書奉傳疏飾以爲真日暮倒行至此其進也乃其所以爲退歟昔朱子初從僞傳以周公東征註鴟鴞後漸明其爲待罪見語類其徒蔡沈本之以作書傳君子之更人皆仰之毛氏潛改舊刻數十字冤辭中亦更不言及令人不測其六十五年以前之見解初不虞後世有心細眼明如執事者拈出兩刻對勘而矛盾勿揜此固不能爲之諱矣

又按蠡縣李塋西河合集總序云康熙三十六年之杭州請教毛先生門下學樂律山陰盛唐西河先生傳則云三十八年塋走三千里來問樂三日而盡其法先生乃盡出所著令其校讀謀方與

桐鄉錢生辨古文尙書真僞謀之先生會福建蔡生上書海外尙書本事雖不行先生恐後此有僞爲者乃急爲解辨以冤詞之時西河年屆八十迫於塋請甫一月而書成又門人輯經例一條云尙書廣聽錄作於禹州及嵩山土室俱不就比作冤詞訖度齒已衰遂改成之刪去多篇僅存五卷不知何意按此錄壯歲所作必多辨僞之辭碍於冤詞難全畱殆與春秋傳春王正月條下刪改同時皆怨谷之主謀也末引西河歎言云尙書遭厄不惟義訓訛謬卽三代事實無不乖錯今天下經生俱有一武王誥康叔周公居洛邑成王寧周公周公畱召公諸故事熟於胸中烏知並無此事哉此欲盡噓漢儒之死灰老病狂易無足怪然近儒炫博者猶陰主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經厄隱然良可歎耳觀塋爲西

河諸序大言詭辨與師相等然終亦畔去逸講箋卷三云丙戌歲  
李埭寄大學辨業頓乖舊義同門譁以爲畔教時西河年八十四  
已臥病僅以口語授樓宅中辨之其離合亦不可知大抵合集近  
五百卷西河第居其名執事恐弟子謬爲晚蓋誠所不免爾榮某  
於歷算無所解惟氣朔之積術最淺往精力強時曾依大統法布  
算推求前古算法見歷學駢枝與梅勿菴冬至考得相合夫明時  
莫驗於推歷昔人以金水違行決漢書十月之有誤愚推汲冢書  
大甲元年子月朔不值乙丑加一算乃得丁卯考竹書紀夏殷居  
喪率虛二三年不等故決知爲傳錄家誤退一年耳上考百年加  
分之法郭氏亦約畧其數今推丁卯距乙丑猶一日有餘故疑當  
損益加分之數或得相合耳唐世儒者如退之子厚皆能辨古書

之正僞僞書斷無不知特格於功令初行而無所論著然韓子言  
漢後學者無所尋逐泯泯至今又進學解祇約虞夏盤誥之伏書  
舜陽解捨僞大甲而取君奭與紀年周子充不知反以爲疑柳子  
則言經之訓或合而隱或乖而顯其意具見矣孟將固非其匹僞  
蔡傳亦未引彼說然近世炫博者苟拾之必更增一重僞案愚故  
辨明其不然終云不引可焉却後來之相借也實未嘗引與識暗  
而持兩端者同其訾執事知我者幸諒之

覆潤川明府論毛氏伊訓冤詞

初時毛先生說六經列目四十餘種多言最矣豈不或中然亦不勝其違矣晚出偽書冤詞其徒以爲捍經之功不在禹下實則九不滿於人心病中偶閱伊訓苦其牽引周章因條析一二就正幸不爲高明所擯而誨誘有加焉併探言毛氏病在好勝往往自誣以誣古而不可以說經非執事從事功深何以知此荀子云有爭氣者弗可與辨當毛氏時若顧亭林朱竹垞胡朏明閻百詩好古宏覽而或病口吃晤西河皆不及偽書此其聲音顏色固有以拒人矣杭大宗相後數十年猶若懾其氣近世說書詭宋宗漢者多陰主毛氏或識暗而持兩端或反覆爲前世俗儒爭氣不虛不忝以泣菴淺學使先聖帝王之蹟浸明復翳不知何忍而出此執事

厚岡文集 卷之六  
一斷以爲經之賊豈云過哉然尙有未諭者宜附質之夫人苟不  
虛不公則總明材辨皆自蔽之資也糝糠眯目四方易位曾何足  
怪執事云毛氏曲護古文非本意嘗傳春秋引古伊訓十二月明  
言非新君卽位改元之始又言今伊訓爲東晉僞書非古伊訓果  
若是則於冤詞爲昧已立說其咎又浮於不虛不公今考毛氏春  
秋傳此條云商制踰月改元前王十一月崩則新王改元在十二  
月不必謂元祀正月也與冤詞廣聽錄龔孔疏相同蓋均以十二  
月爲新君改元之始月也無斥今伊訓爲東晉僞書語執事似別  
見刻本抑或徵諸誤傳之口耶蠡吾李搆序冤詞始末謂其時攻  
古文者衆會漳浦生請徵海外古文西河恐狡獪之徒造僞因鄭  
重告諸先聖齋宿而爲之今考其中稱甲曰或曰者多無其人而

百詩所摘反未致辨蓋疏證刻於百詩身後毛氏尙未見不然豈  
得不如日知錄釋地等明引而折之哉董浦謂冤詞爲攻擊疏證  
而作實未然小人昧已立說固本於自欺毛氏尙未至此幸<sub>詳</sub>  
本朝學尙考據然舉其大得其當者亦不能多執事姿性絕人仕  
優餘閒幸無以大著自諉承諭拙作乙丑考二篇遵卽繕呈博教  
黑水卷頗繁容緩之連秋獲士如林延見之餘知必有趣尙高雅  
堪與析疑者其喜可知冬深江淨日暄間非無事明府君之安比  
邑之慶也不勝大願荒函謝教肅候陞禧順壁謙東不一

覆黃明府

臘底拜書誨諭拳拳感荷之至別紙錄示傳是齋毛氏春王正月  
傳並飭錄呈別本較其後先同異以察毛氏與其弟子之用心審  
慎之功正當如此愚初不欲以自欺當毛氏今謹如教核定繕冊  
請正並毛氏易象改本同事異情亦爲證其始末又傳考二篇稼  
書或問三則同册具呈深知臺下高明沈潛不吝繩削以開愚魯  
幸甚榮陞於歷算無所解惟氣朔之積術最淺往精力強時曾依  
大統法布算推求前古算法見歷學駢枝與梅勿菴冬至考得相  
合夫明時莫驗於推歷昔人以金水違行決漢書十月之有誤愚  
推汲冢書大甲元年子月朔不值乙丑加一算仍得丁卯考竹書  
紀夏殷居喪卒虛二三年不等故決知爲傳錄家誤退一年耳上



考百年加分之法郭氏亦約畧其數今推丁卯距乙丑猶一日有餘故疑當損益加分之數或得相合耳唐世儒者識古書之正偽不多見孟將固非其倫且蔡傳亦未引彼說然近世炫博者苟拾之必更增一重偽案愚故辨明其不然終云不引可焉卻後來之相借也實未嘗引與識暗而持兩端者同其訾執事知我者幸諒之春深寒退想公餘多勝榮陞困疴日深荒函佈謝並候陞禧肅璧謙束不一

覆辛朝嶽

早春辱書敬悉一切山齋寂闕文駕不來使人念深黃明府前詢毛氏春秋改刻先後尊處如何裁覆未蒙示知僕見聞寡陋不得不勉爲證明別有疑論數篇附質無力分寫希續賜答正爲幸足

下前示離騷通指謂東原戴君分段未善而改訂之然原文已刊僕再數讀之尚未釋然希併寄一覽必有以佐高明也閱訖即奉還油麵養老之珍無以酬惠滋愧何如瘡病綿延致稽奉答幸弗爲罪順候文禧暨合潭安好不一

復辛朝嶽 乙卯

朝嶽足下辱別後兩書並轉致黃明府書勤勤以文事相商因其  
賓可以識其主深喜足下得所游從而虛懷若此力爲之何患不  
到古人若榮某之陋敢當老馬耶去秋寄示大著數語因讀未  
能周辱今正過晤相質足下固以謂不自知其所至猶未者也然  
竊怪交好間書序往來類有以窺測足下淺深而措辭多在隱顯  
間因妄謂直友難得至如愚者雖未必合禮差不愧爲拙直耳與  
足下言蓋如此今惠示寄友人書乃云厚岡以直諒多聞自居閱  
之不覺駭然僕所聞不能半足下記性尤弗如足下不居多聞而  
以擬僕乎微特足下諒世人固無有以多聞自居者學然後不足  
足於多卽是不學僕幸未至此足下何相誣之深乎令足下著書

率若此不多誣古人乎非足下本意如此說無以解焉昔人言文所以明理故夫子曰言有物又曰辭達而已足下述戴氏四戒亦似爲有窒於理者發理苟得卽孤証羣援無往不可此非如誣善失守及詖淫等不可犯者也足下其讀古而自得之所示宜春縣城隍記稿主斥前記祀人之說愚以爲未可語謂禦災扞患則祀社稷山川之神皆以有功烈受祀城隍人所爲而著禦扞之功苟不知其人則已江西城隍創始灌將軍非無稽而虛毀褒崇如明祖所斥者可比雖不以之題主要不害其爲憑依順民俗而不戾於古也宜春古縣廟址宜在釋氏先僧或隱其址或捐而復之袁人好佛附此義以勸戒將來亦在秉筆者差索還勿勿覆此順璧尊謙並候祉安不一閏二月十二

復黃潤川明府

乙卯

敬啟者榮陞無似壯歲棄書旅食白首言旋則已身心交病僅爲廢人今正戚友朝嶽辛子見過喜其博聞銳氣著作等身乃不惟人之欣賞而吹疵相求求益雖切而忘僕之非其人也因以游揚於左右不遠惠札前後併至以文事相商若以僕爲微有知者昔之君子身退而名不掩有其實也豈有空疎如榮陞而敢覬前修之百一捧讀慙生何啻不敢當已耶明府大人循聲流聞梓里仕優勤學僕久仰之所惠刻稿俟病閒細讀奉爲學子楷模幸甚舊讀禹貢謂其規畫廣大後世不能踰宋儒據偏安之勢說焉弗詳元以來天下爲一近日胡肅明等禹貢專門亦多未契嘗謬著數則冀以明經旨之真尚未脫稿茲承俯詢及此計亦必有不妥於

厚岡文集 卷十九  
雖旨者幸示大作異時併呈所見以博教言不勝區區之願謹此  
具覆不一聞二月十二

又覆

頃承俯詢禹貢會致區區乃不哂其愚欲得鄙著審定之有道在  
邇就正敢後然亦何以加於教言哉近人多嗤宋賢之空疎而相  
誇以博亦多自爲說不必盡符經旨也執事云觀虞書四宅已極  
廣遐而本書崑崙析支渠搜括盡後代西域規模可想此誠以經  
証經非百氏之可奪因覓舊稿禹貢地輿說所見畧同飽梁肉者  
或不厭糟糠耳並黑水附論等數篇倩錄成帙瀆呈座右公餘賜  
教擲領爲幸春闈寒雨病益無慘累侷遠跋慙不可言謹此具覆  
不一三月十二

復辛朝嶽

承惠書過自挹損非衰乏所敢當足下致力於古不怠不速豈取  
效於俄頃春雨日時草木怒生孰能禦之所示廟記持論雖當而  
辭氣覺未相統非副墨之咎亦在熟之而已至舉衛大夫思終思  
復以解再思固無不可竊謂未定之思往來營營不寢不食總是  
初思思而得之復加密諦乃各再思與味思也夫子均轉古爲訓  
非駁古也經旨自明集註亦無弊更詳之鄙文無力分寫黃明府  
處抹訖希加評爲幸餘容續布不一三月十二

復辛朝嶽 乙卯

朝嶽足下頻辱詢文事奉答不自謂得當乃不惟怪怒而執謙有  
加忘僕之久枵然也假令賤恙如掃得罄才力勤注乙亦豈能少

厚岡文集 卷九  
加於左右僕老矣文章之職非盛年攻苦心蘄至於古人如足下  
儔者將以誰屬古人云多讀多做利害自明苟新功愈進抑僕之  
厚望也昨示孫敬軒近藝序見淘汰力深添警策數語尤善足下  
因黃侯知敬軒然日與侯接膝宜具其要豈暗中摸索之比耶馥  
千成進士爲之喜劇如遂得注京官叔侄砥礪豈特照映尊府亦  
合縣之光也然馥千湛深經學搢紳中多一人不可令經學中少  
一人知與足下深交賀函中宜及之去秋渠家寄示經解一帙積  
時已久今力疾爲書後四篇附次原本以博教言謂頗窺其用意  
之高而少挹之不但別白是非而已今先寄足下閱定轉致或有  
未安改示爲望潤川黃侯古之仕而學者公暇希就正焉經公器  
也持論克當未有得於彼先有得於此矣何幸如之榮某白四月廿八日

復黃潤川明府

月內上旬聞駕經敝村距山舍僅數里不才正病暑伏枕豚兒輩  
未能具壺漿道左少伸東道之敬豈勝愧悚尋辱賜書齒及併回  
示削正禹貢解四篇不以荒唐見斥獎借逾涯新知繼啓耳目增  
明至謂漢以來諸儒解經多屈經從傳之蔽非執事識性高明何  
以臻此所望于就正者正如是耳欣謝不可言榮某向在都門憑  
好古家借鈔寰宇記數則知奉新地有陽鳥旣承樂裔刻本作陽  
鳥與邑獻徐君說合顯鳥爲鳥增筆之誤鄙著陽鳥攸居解附此  
一証刪之無損當遵來論刪之然尚有一疑不敢嘿已鳥者南土  
常禽無時不有聚散不足爲異其名則烏鴉鳥鼻白項白脰慈烏  
反哺之類字書俗說無與陽連者惟小爾雅謂陽鳥者去陰就陽

厚岡文集 卷九  
鴻雁是也則全用陽鳥之訓寡陋無他書是証如上說則陽鳥卽陽鳥京本未必誤雖曰土人相承爲鳥然小姑彭郎之誤行而孤浪反見嗤於下里矣此雖非經義所關然得聞陽鳥之真亦蒙者之一益也幸詳示之春中惠賜大刻制義伏誦再四決大筆之長於古文而榮某陋劣無似未敢任弁言旣辭不獲命敢不竭其狂愚然佛頭上難着不潔備覆瓿而已謹此奉謝願璧尊謙並候陞安不一四月二十八

覆黃明府

丙辰八月初四

啟者久客雲南入夏都忘葛扇遭今歲炎炎如坐甑蒸炊與昌黎同歎吳牛喘欲斷幸踰末伏生趣稍回急理故業得執事春中寄音高明無可異同評語附原文後惟東原氏屈註多所未契別紙已交辛做友愧無力分寫請正諒代呈之餘不另惠教也修江沸解且晚涼生燕寢凝香遙稔興居愜適合境幸甚謹此奉覆順璧尊東肅請福安不一

覆辛朝岳

丙辰八月初四

屈原賦註恐非東原應手之作足下爲通指駁之良是然亦有與愚見相左者具錄別紙附戴本奉呈幸教之續示毛氏春秋辯正數條挾摘精審勝所著春秋申義遠矣評語附原文後他作果能

自抒確見明目張胆出之比於時下悠悠以博自矜或持鼠首無  
歸宿者奚啻上下床之別耶經義宏深至當無二非公虛絕識之  
士豈足與於斯所期足下賒矣益加工爲望統此奉覆並候祉安  
不一

覆潤川明府論屈原超世書

愚前讀朱子離騷附論屈原未至如父師少師以諫囚殺而自捐  
其生制行過於中庸非區區辨說所能全也其論甚正洪興祖則  
據原所自著謂英氣不亡超無爲隣泰初難爲淺見寡聞道也因  
爲引伸之執事見論謂不當以鍊神久視尸解兵解水火飛昇誣  
屈子自屬衛道之嚴某初亦未嘗以此懸擬也嘗謂三代下人才  
如漢末關公之明大義外形骸出入生死其正氣真足以維河岳  
塞蒼旻乃不幸爲近世浮薄文人狗僧黠妄誣其受戒爲伽藍神  
大力者共知尊公亞於孔聖而終未暇洗此屈辱屢爲扼腕又焉  
肯以道流末術不可究詰者上加古賢哉孔子曰未知生焉知死  
明知死在於知生也孟子曰讀其書不可不知其人死事自古以

爲難晚近如宋明之季則又烏可算數矣其魂氣之所之豈能一  
概而相量就屈詞言之貴真人之休德美往世之登仙與化去而  
不見聲名著而日延固超世之流也湘靈云帝子降兮北渚洞庭  
波兮木葉下九嶷續兮並迎靈之來兮如雲次之則國殤云身既  
死兮神以靈魂魄毅兮爲鬼雄又下則山鬼矣後代二氏之術得  
而部勒薦度之矣歷觀原之撰述如此執事將置其魂於何等如  
但以自沈爲忠也尚難逃以死誰對之誠請究言之

復辛朝岳論綱目續麟及刻文標集

拜賜續麟新刻閱之忻然史學曠廢吾郡僅聞卓菴此書表章之  
功端賴吾子然有餘議願附質焉凡史家事同趣異如歐陽司馬  
氏之主丕溫後賢以先主莊宗奪之此直斷其非是可也若大義  
同歸而取逕稍別補其闕伸其未竟固無不可亦祇相成而已卓  
菴書於綱目正是相成而乃條斥爲非是何哉且亦有不必要不  
可易者史者臣子之辭雖後人追爲之其體例不殊臣子不敢名  
君父故天王與魯公之名不見於經綱目旁注威烈王之名若曰  
此自讀者之考注也今改爲大字則出於史臣大無忌矣開端一  
條已失經義吁春秋聖人之絕筆也不容有二王通擬春秋已滋  
多日况曰續則不但擬之而已又朱子言近世無文皆由用減字



換字法續麟之目二弊俱犯此等處欲全覆之恐不免蹈之愛而僻之訛卓菴恨未同時故聊申其補救儻謂未然望賜良規承欲遂刻文標集此乃古名家海內拭觀大非張氏書比尊前寄示哀存之稿才數篇不無刪改訛字鄙意原集雖佚然子發名重唐宋大類書若文粹文苑英華等收錄必多尊家中秘有人且省中相識多藏書亦可採尋請先勤事蒐羅校勘以免人疑寡昧然後付刻不遲也僕購書寥寥僅從殘本抄得柘枝舞賦聳翠峰古體等數篇又擬考其行事遺跡姑並原抄集送呈又集中諸篇校尚未了希仍續之集外外篇之目未當擬易以附錄而各歸其類足下以謂何如試與黃明府酌之前妄條戴氏屈註一編如抹旣希轉示謹此裁覆並候邇安不一丙辰十月二十二

與辛朝岳

文運天開歡騰多士足下揚虎鳳之彩領袖鄉邦佳音竚候非爲足下速梯華廡特欲償此科名一念以專不朽之業耳弟日卽衰朽遂成廢人經書之緣尚未斷念近代考証度越有明前歲正之買數種已過目訖今科必有新刻各經考及各家文集好事家宜分買以便通融借閱仍煩指示承之仰之隨力購備此爲養老珍藥也緣渠輩意不在此故併奉免喜讌後尚祈拔俗來山作數日談少領新知之教幸甚先此佈達並候文禧不一

覆朝岳雜論經義

朝岳足下前承過訪垂示大著數則病餘披覽光怪炳然信足下材宏而思敏也別而言之考據之作若侍坐鼓瑟解袁協題名記陳情之作若崇祀公呈並寄國博贊樊生之書傳理足機圓醇而後肆微加刊飾即可問世其他尚宜討論紀遊則率爾抒興遊草亦未精研老馬之智止此寧有當於左右哉矧愚疎漏各條用意勤厚伏空谷久矣得楚然之音喜劇倍加文章公器也非十日指示疵何由知昔之君子資人商榷隨事改正或有未契置之而已然足下所指乃經義義宜歸一旦受人之益當思所以益人非可以淺量測君子也用是次第所疑並尊著應書後者總爲一編轉呈謝教藉領更端之益云爾且其後榮某頓首

四庫爲經籍通目

費氏初變經文

附考

周易鄭註補序書後

附考

考宛詞不爲疏證發

陽鳥攸居再申林義

附考

敷淺原駁王氏

附考申說禹貢廣大

附考論聲類表書後

註疏刪緯序書後

鄭氏註灌嬰應仍

四庫爲經籍通目

黃明府制義序王唐歸胡諸先生不能持其業附各四庫足下引  
欽定四書文四十一卷規之云王唐歸胡之作皆在愚按四庫二  
字藝文經籍通言之唐開元間以四部甲乙丙丁分次列經史子  
集四庫宋景祐初命編四庫書做開元四部錄爲總目史志皆泛  
言四庫若本朝所修則以四庫全書四字繫名各不同也愚序  
謂元明以利祿誘天下士剝爲制義其多至充屋汗牛而無一二  
東登藝文之志者因舉王唐歸胡金陳章黃實之不敢及熊劉蓋  
所數皆明人四庫兩字目明史志也足下規以本朝文未契矣  
前嘗待罪縣職讀邸報館臣恭請樂善堂四書文未允今讀全  
書目錄樂善堂御製各文集詩集皆在詩多至二萬四千二百

五十篇篇不遺而無樂善堂四書文愚序雖未敢近引全書實亦得隱合雖累朝功令所在然王唐歸黃等別集果無四書文惟總集內存方侍郎採選一編亦僅矣近日袁子才例時文於詞曲今全書詞曲猶有門時文則無也足下思之若宋元時文尚近古與今體異前人言之矣

冤詞不爲疏證發

前覆潤川明府論毛氏伊訓冤詞並及李恕谷序由謂漳浦生請徵海外古文西河恐狡獪之徒造僞因齋宿爲冤詞中間失言閻氏疏証刻於身後毛氏尙未見一語足下引毛氏寄閻潛邱冤詞及論疏証書規之不覺爽然僕方將極考兩家得失乃於著在羣目之標題反忽忘之誠爲可笑而深喜足下之能覺悟也然足下因此遂謂冤詞爲攻擊疏証而作則又誤矣寄書中明言李塨與桐鄉錢氏辨列主客來問因就彼所辨而斷以平日所考証其中亦微及潛邱而心服其論辨考據方倚以定冤詞何嘗直施攻擊哉書末云冤詞無定潛邱定之何如今兩家之書具在孰爲發難孰爲攻擊對勘卽明始就伊訓衡之閻詰僞書凡三條一荀子臣道篇論大臣語

不應改爲先王事一左傳論湯刑作於叔世不應述伊尹口中此  
二條冤詞無對一古伊訓十二月爲大甲元年之末月不應引爲  
正朔此條西河不但不攻且助之矣然闔詰僞書謂尙遺鄭注所  
引兩句亦不能對毛護僞書亦三條首言古伊訓十二月已見上  
次言龔賈誼文咸若攸樂又次言鳴條均非闔詰僞前謂冤詞中  
甲曰或曰多無其人而百詩所詰反未致辨良然彼此詰護不相  
應則謂毛擊闔疏豈云確論又按疏証搜輯伊訓書証得二十一  
條而冤詞僅得兩條毛氏方以多証自喜乃不敢多收豈特學寡  
於閻兼亦畏其四面攻擊無從張喙耳今摘錄於後足下平心觀  
之自不致爲悠謬之說所使

疏證第六言古文伊訓見三統歷及鄭注者今遺撮要

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伊尹祠于先王奉嗣王祗見厥祖三統

古文伊訓篇曰惟大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  
誕資有牧方明今安國傳無誕資有牧方明一語鄭康成注書  
序典寶引伊訓曰載于在毫又侯甸羣后咸在百官總已以聽

日征是三統今安國傳亦無之

冢宰論語百官總已以聽於伊尹乃明言烈祖之成德以訓于

主商頌衍我烈祖曰嗚呼古有夏先后方懋厥德罔有天災山

川鬼神亦莫不寧墨子引商書曰嗚呼古者有夏方未有禍之  
時百獸貞蟲允及飛鳥莫不比方矧住人面

胡敢異心山川鬼神亦莫敢不寧暨鳥獸魚鼈咸若賈誼有文

若能共允佳天下之合下土之葆暨鳥獸魚鼈咸若王之澤下

被鳥獸洽于魚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上天

鼈咸若攸樂于其子孫弗率皇天降災假手于我有命上天

降災又天禍許國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孟子引伊訓曰天誅

而假手於我寡人造攻自鳴條朕哉自毫孟子引伊訓曰天誅

惟我商王昭布聖武代虐以寬兆民允懷禮記湯以寬治今

王嗣厥德罔不在初召誥今王嗣受厥命若立愛惟親立敬惟

生子罔不在厥初生立愛惟親立敬惟

免詞不爲疏證發

長始于邦家終于四海禮記立愛自親始立敬自長始孝經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

海鳴呼先王肇修人紀從諫弗拂先民時若居上克明為下克

忠荀子引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與人不求備檢身若不及以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

至于有萬邦茲惟艱哉論語無求備於一敷求哲人俾輔于爾人學如不及

後嗣墨子引先王之書距年之言也制官刑傲于有位曰敢有傳曰求聖君哲人以裨輔而身

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敢有殉于貨色恒于遊畋時謂

淫風敢有侮聖言逆忠直時謂亂風惟茲三風十愆卿士有一

于身家必喪邦君有一于身國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訓於

蒙士鳴呼嗣王祗厥身念哉聖謨洋洋嘉言孔彰惟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爾惟德罔小萬邦惟慶爾惟

不德罔大墜厥宗墨子先王之書湯之官刑有之曰共桓舞于官是謂巫風其刑君子出絲二衛小人否似

二伯黃徑乃言曰嗚呼維佻黃言孔章上帝弗常九有以亡上帝不厭降之日詳其家必懷喪論語游聖人之言周易積善之家必有余慶積不善之家必有余殃賈誼善不可謂小而無益不善不可謂小而無傷淮南子不謂小善不足為也小善積而為大善不謂小不善為無傷也小不善積而為為大不善凡十餘條皆改竄拆裂補綴成之按所引凡二十一條毛氏引書証止得孟子荀子兩條

荀子所引書出臣道篇上文曰因其懼也而改其過因其憂也

而辨其故因其喜也而入其道因其怒也而除其怨曲得所謂

焉書曰從命而不拂微諫而不倦為上則明為下則遜此之謂

也語甚精得古大人格君心之道非伊尹不足當而偽作伊訓

者乃改為先王專云云語反淺近

墨子所引書湯之官刑云云出非樂篇左傳叔向貽子產書曰

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又曰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

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註言刑書不起於始盛之世則墨子所謂湯之官刑正作於商之叔世不爲湯所制明矣作偽者不能參考左氏遂以爲湯所制而述於伊尹之口以訓大甲不知其時固未有此刑也。按上二語俱精毛未能置對

班固歷志大甲元年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十二月者商改月十二月爲子月也僞大甲不得其說以元祀十二月爲正朔三祀十二月亦爲正朔祠告復辟皆當以正朔不知商實改月未嘗以十二月爲歲首如謂商未改月則十二月爲建丑安得有冬至乎或又謂湯崩逾月大甲卽位奠殯而告是以崩年改元矣曰崩年改元亂世事也不容在伊尹有之蘇子瞻言之矣成

湯崩當於丁未大甲改元必於戊申十二月乙丑朔旦冬至配上帝者乃大甲元年之末非元年之初也。按此語亦得間惟篇內謂乙丑朔旦冬至配帝之辰及湯崩甲立干支尙爲歆歷所朦愚已於兔詞下辨正

兔詞卷五伊訓撮要

漢歷志伊訓篇云云遺誕資有牧方明一句此史官據經作志之例非引書體也又宋人不曉三正改元之必改月誤解十二月爲歲首不知此十二月原非歲首而稱元祀者逾月改元非歲首改元也。按疏証謂僞伊訓遺三統歷及鄭注毛仍遺鄭注兩句又不對亂世改元事且十二月說與閏相合此條仍非爲閏發可知

賈誼君德篇文王之時德及鳥獸洽于魚鼈咸若攸樂賈生補攸樂二字贅矣孟子舜卒鳴條爲東夷之人桀與舜並都安邑而稱東夷者指函關言關西爲西關東爲東。按此二條閻氏未詰毛自爲辭爾愚皆有辨

### 論聲類表書後

邇來盛言小學聲韻一途如顧潘江戴師徒別戶處僻未見惡敢置辭然古音詩易粗具百家可証必欲破古以就新裁鄙亦難因也雅詩結厲滅威與惠厲察屆古今韻同東原朔四句見韻之例必奪結惠兩字不以入韻此乃無風起浪宜招足下之訶矣若隔句用韻如有收奪脫朱傳已明又辭超韻外古亦多有均不必致疑惟是小雅我是用急急字與六月出征相應戴乃棄經而依鹽鐵論作戒字新義緩遠不逮經然近儒矜博多如此所謂一波未平復起一波者耶足下云商鞅必不可糾臯陶刑書抗論自正愚謂經必不可改而誤則不可沿何以明之今官書經衆目屢勘誤且不免何況前古之單行且近世寶宋刻書薄元明以下謂一代



不如一代信矣抑思宋前二千年字經幾十寫而後付刻此二千年來又孰能爲周人作宋人本者而謂必無傳寫之誤哉前儒訂誤非一如王原叔劉原父吳仁傑皆有漢書刊誤雖宋刻不免他書然經何獨不然以足下三徵言之燥慘二字並見於詩聲通形近義一不論可也然月出章朱傳已曰慘多作燥則不始戴氏矣雞鳴章來贈兩字韻拗不得已讀贈爲則讀來爲凌均之無証然贈義通貽曾形類台貽我握椒來牟之類於詩有據江氏讀如貽甚順儻其說出自康成下士結舌矣疵瘠二字字書均云病也亦並見於詩疵音祗協界見雅白華瘠音民協慤辰見雅桑柔而無將大車塵疵兩韻不協卽疵爲瘠之闕誤不憫可知憶授讀時曾以此質塾師不呵老乃得江君說証之前讀屈宋音義偏主江君之說謂小雅同調本不通而屈原東方朔爲誤效僕

亦譏其大謬若此類則非蒐經之比直漢世傳經師筆畫有誤應考証不應扶同未可槩以憑臆坐之而自同於循習俗傳也

註疏刪緯序書後

別疏刪緯歐議有益於經當時不行者經義浩穰非多人不可辦  
又非公虛有識之人不可裁其人既不易得而在館閣承修者未  
必無張偏見錮舊解曷沒偃蹇而離去聖真是以官書或不满外  
人之意當事者自計逡巡發議而不克卒也且疏多夾存正論其  
辨有合有違尤當別申去取之見未可以槩刪了事某舊有意於  
此力薄胆怯欲姑就一經起手迄不能成今足下乃能卒業羣經  
自非才氣過人安克有此欣聞之甚副本祈賜觀也又云凡人老  
莊家說者并出之此語不無過當否老與孔同時述而不作信而  
好古夫子之所竊比三墳三典百一述焉莊與孟同時同是堯舜  
同尊孔顏中間雖爲其徒橫辭所叅然本文在其與經義相比

者正宜引伸之此豈漢說之可望卽所引纖緯亦不可湮其近似者差之毫釐謬以千里經解有取焉亦衷於理明而已足下以爲何如

酈註灌嬰應仍

江西祀灌懿侯爲城隍神其傳最古酈氏水經註云漢高祖六年命灌嬰以爲豫章郡治此卽灌嬰所築也校正本按語云陳嬰原本及近刻訛作灌嬰今改正從年表稱堂邑侯陳嬰定豫章足下據此謂後人遞述酈注不復加考若核以有功宜祀之說則堂邑血食爲穎陰昌濫久矣愚竊謂不然天下之共苦秦也豫章初屬番君吳芮秦滅後諸侯卽以其地封芮而項羽侵奪之豫章久爲楚有漢五年三月灌嬰追斬羽遂度江定楚地先吳次豫章會稽還定淮北一兩月事耳至五月漢王卽皇帝位首詔卽以豫章隨長沙象郡桂林南海立芮爲長沙王其潁江上下以歸淮南王豫章仍爲諸侯王地矣羽旣死其將陳嬰歸漢表亦言其定豫章浙

江豫浙無兩定與灌嬰蓋出同時以事勢言之灌嬰從沛公初起  
功屢著卒滅羽收其餘地固漢王股肱心膂之臣專任事權者陳  
嬰則用之為歸附先聲者功狗功人之譬高帝固時籌之灌嬰位  
次九侯穎川善地食戶五千陳嬰位次八十六侯南蠻山中食戶  
六百計賞懸絕宜如此其後陳無他聞史不能立傳而灌當呂后  
時表裏周陳擢呂豈漢位晉丞相大尉為漢初純臣其先收定楚  
地也吳與浙皆用兵惟豫章弗聞孔子曰德之流行速於置郵而  
傳令湯火之民戴灌誅暴緩來之德置不祀而祀二臣不宜出此  
然則酈氏承傳為灌不為陳事實然也豫章有灌城鄉有灌墓自  
古以嬰各見通志江城各  
蹟漢六年令天下縣邑城皇后公主食邑皆在而不云侯國蓋高  
祖懲秦廢城之禍然其時豫章已入長沙縱令侯國自城二嬰各

有封國似難為長沙王代庖意者民追念其功而傳祀以城不緣  
築城歟不然則是時南越方張帝憂芮力微特命灌嬰助之築史  
畧其事而猶傳於志也漢帝紀列傳年表及諸志參核無異如別  
有據願再聞之

附錄

高祖本紀漢五年十二月秦之灌嬰追斬羽東城二月漢王即

皇帝位於汜水之陽秦五詔曰故衡山王吳芮佐誅暴秦有大

功諸侯立以為王項羽侵奪其地謂之番君其以長沙豫章象

郡桂林南海立芮為長沙王云云帝乃新都洛陽夏五月兵皆

罷歸家秦八

吳芮傳項羽相王立芮為衡山王都邾項籍死上徙芮為長沙

王都臨湘

異姓諸侯王表漢元年分楚地衡山王吳芮都邾四年九月初  
置長沙國五年徙吳芮王長沙文帝後元七年國除則景帝之  
子宜春侯又定  
王之子皆在後  
異姓諸侯王表漢四年七月分楚地九江以王英布都六十一  
年布反誅

黥布傳漢五年項籍死布剖符為淮南王都六廬江衡山豫章

郡皆屬焉按此江北之衡山

高帝紀六年十月秦一令天下縣邑城張宴曰皇后公主所食

曰邑師古曰縣之與邑皆令築城

寰宇記洪州廬陵宜春鄱陽臨川潯陽豫章盡屬豫章郡芮

得其南昌縣按豫章記云漢高六年大將軍灌嬰所築高安縣  
地本建城縣次宗豫章記云漢高帝一曰南門二曰松陽門  
六年置以其初建城故曰建城虔州秦屬九江郡漢高祖始

州西南益漿溪故城是也雲都縣本漢揭陽縣地屬南海郡漢

也立縣宜春縣漢舊縣也屬豫章郡高帝六年使灌嬰防趙佗所

章郡高祖六年灌嬰分南昌南境南城縣按漢書地志云高帝

立豫章其年分豫章南境立南城縣以其在郡城德化縣浪井

之南故各南城。按今漢志南城無此語蓋佚。城德化縣浪井

江州圖經云漢高祖六年穎陰侯灌嬰所開年深湮塞孫權經

此自標井地命使鑿之正得此井有石函其銘曰漢高祖六年

穎陰開井地命使鑿之正得此井有石函其銘曰漢高祖六年

有風浪此井水輒自漂動土人呼為浪井李白詩云浪動灌嬰

宣帝初至吳立國年不滿三百之數彭澤縣在都海昏縣建  
昌下俱云高  
粵都灌廟瓦硯與銅雀競古愚山詩集可徵  
祖六年置  
足下云後人遞述酈註不復加考若以酈註為誤始愚按酈氏北

豫章記灌嬰德乃三

人其能記豫章蹟者本於晉人雷次宗之記雷本土知名士上又距漢不遠所記自可信其書宋世猶存故樂氏全據之稱灌將軍築城自洪州以下約十餘條其引漢書地志云高帝六年命灌嬰分豫章立南城又引圖經孫權發九江浪井得漢宣帝初石函銘高祖六年穎陰侯開其事尚在漢書前蓋豫章立於懿侯自西東漢吳晉魏唐北宋傳說相同並李白劉驥等詩記無一借資酈氏者足下尚未加考耳

厚岡文集卷二十

祭文 墓誌銘 雜錄

萬載李榮陞奠基甫

季福辛汝琳

泉溪龍振苔

技鐫

曙初郭光响

祭辛君得之代

嗚呼得之寄浮遊於宇宙發傲睨於談酒白塔亭亭斯其守歟龍河滾滾斯其有歟何喪何得何奇何偶天公既醉而不問巧匠旁觀而縮手故將齊萬世於旦暮化神奇而腐朽遂致茲之不壽也耶嗚呼有文不就於徽繩有行不劑於可否吾亦尤之奚理衆口特其持非常之論指未形之兆摩一鷲于清秋盪累百之鷲烏蓋古狂之遺風斯時髦之所少久矣吾衰休於屏石一盃笑啞心云高軒來過

契矣跡乃長隔微疴幾時遘茲易簧嗚呼急雪埋路馬瘖不前拭  
目寒雲老淚空懸遙觴在御酬彼下泉

弔龍生銓文

龍生銓字紹徐爲文諧合行已有繩墨性殊簡曠然命奇窮數歲  
中家人以次第死生未嘗見哀於面最後亦得病死年三十九餘  
老母一稚纔二命耳生以醇質遭凶不可以不弔云居悒悒之無  
解兮閱此世之生亡邈回風之薄景兮孰遊好之而可長悼道氣  
之云寡兮求立者之有臧采芳馨以自飾兮行蔽翳而有明林前  
路之徘徊兮翼予之乎高翔憑左顧以失勢兮曷孤情之可將美  
夫人之不媚兮益和德以自救式雍容以宜羣兮匪地邇而心親  
謂靜者之積厚兮仁者以是之爲壽旣無情于造物兮降予喪而  
多又馳天驥以萬里兮出門而折軸也顏天天之孺子兮浸而此  
毒也白露下百草兮有在彼之一曲天胡肅予以嚴霜兮又申之

以鉏斲所遺不造兮不知荼之信苦數觀于凶憫兮相尋而成古孰有施而無報兮孰有實而不獲循終始以交謀兮吾乃今愈疑于天人之故歲晏之棄予兮既季秋而衰蕪蕭羣哀而一息兮悵予睇於倚廬精炯炯之往來兮曾不知其所如親戚感而增歎兮紛吾所接之有無諒天促之煩冤兮闕道義而相俱母氏之思不可以謝兮招重泉之愈疏結私恨之無窮兮專吾恃其藐孤哀夫

祭聞文百千

代厚翁學博

何誇俗之靡靡工改形而益貌繁朴人之罕飾晦名跡而高蹈苟有契於古心亦寧乖乎羣好置物論之參差表百一而爲教惟竹溪之清駛經仁里而陵暴颺碭駭其不時旅驚犇其如掃訪昌橋於高城露窟岸之顛倒浸紫蓋之空明晒葉舟之罔效惻夫君而大息搜遺規而剏草亘虹蜺而相銜業龍蛇之互趨車馬紛其四屬頌譽藹而增噪殫獨力之經營信於民而有造嘉冲情之勿溢歎探囊之稍稍彼刊山而琢石曾醜顏而揚導鼓餘豪於窮慳割積用於荒潦足暄芹以優遊侶木石而倨傲宰既遺君以多壽天又申之以美報曰予幸而康寧歌太平而醉飽趁伏臘于鄉邦弄孫甥於堂奧規窳俗於儉勤進囂風于弟孝將永保於純固隆則



厚岡文集 卷二  
傲於既耄信顏蒼而髮艾謂終期而遽告念淑德之云亡亦何輟  
乎哀悼悵通誠於束芻經斯言以抒抱戾寅

祭辛丈天聞

翁之抱病我實造門見謂小愈不果寒溫申命諸郎餞觴瀑源蔚  
然環坐秀溢弟昆如泉翁忽鍾彼德淵澄映鄉曲翁澤所存於後  
反覆衆手交紛訖至如何已動北轅殮不及視葬不克奔闕歲以  
歸交誼始敦嗚呼一村攸鎮一宅攸萃年力未耆先傾二監銘幽  
考行衣冠萃聚文以申哀式享樽俎癸未

祭彭叟柔吉

嗚呼古聖有言里仁爲美有美彭君實善和隣親疎旣明利害旣  
陳大端化而無事公論持以畢伸土姓依以外睦僑民借以交親  
不亦美夫族雖強而言靡下性雖雜而術頗醇廣交而不厭人有  
困處而不嗟已貧惟其秉公之心久於閱世而不失故其無愧之

厚岡文集 卷二十一  
念幾於瀕死而通神亦足風矣嗚呼假令繼起有人戶無諍里無  
訟知君之必且含笑於窆窀聊慷慨以陳詞覓唏噓其來臻矣未

祭辛君育人代

先時對郭未始相聞爰通姻好始洽弟昆我年已耄君始青春持  
家有則訓子能勤謂弱息之可寄將鳳毛之愈新何丰采之玉立  
壽僅止乎中身孫悲翁兮其泣切切壻失怙兮在疚煢煢訃之來  
兮歲云暮慘風雪兮增親戚以吟呻維夏暑雨憇駕葦門逮冬扶  
病就祠寒溫其音未隔貌永無存信短長之難喻惟志業之不泯  
奄以逝兮嗟何有善爲繼兮後之人

祭袁丈致和

衆人蚩蚩生死汨淪其生至爾死蔑無聞惟翁受命秀出里閭就  
傳知誠勝冠彌勤掇科鄉國振鐸盱源豈惟愷悌才術具掄榮觀  
燕處風氣清溫窳士以奮饑民絕喧大官雅轂慈母倚門考成上  
上厥旃南翻稱觴晉悅老萊笑言山川錦綉載光敖村經業遺子  
飴飴弄孫以寧以熙迄彼大年嗣武繩繩充溢邛樊居里所羨於  
翁兼存猶子構昧葭莩方敦拜晤不及此恨曷原

祭汪丈繼明

人之進退齒壯則矜問津名場秣厲取勝隙駒奄爾不見有恒如  
蠶作繭絕意飛騰誰同樞驥上附鞬鷹孤懷無滯老氣益增翁自  
弱冠游思清澄唾手平土絕階以陞俯仰身世周章愛憎智業摩

拂欲罷不能華顛獻賦恩渥再承自標矍鑠青竹宜登於何嫌諱  
不鞏岡陵幸念未酬命也難競有施有報在子孫曾翁乎何恨接  
翅其夢甲申問

祭郭丈兼善

先生於文組類配羣爛然春芬可以諧世宜其發聞人之多挹我  
備投之屈指榮名如將酬之學子誦誦執經左右八十餘年曹師  
曹偶迅而雷騰兀而株踣一命失落五窮相守大珠日翳藏舟夜  
走竟委緒言誰稱不朽嗚呼哀哉世父績學締交西坊沈沈攻苦  
先生偕行四紀存沒俾也可忘辛韓奄謝郭在峙立又弱一箇後  
生何及大坪之隈九峯雜襲先生不亡載輝我邑甲申

祭辛丈殿揚

風氣近古縣之著姓翁從齒德推翁尤盛攬地之近酌情之通而  
恢乎勸懲之勝其綱不撓其條伊正親屬曰然遠無瘡病解諍蠶  
以軼半知祠法之可敬惟翁初節亦既艱難土瘠石确咫尺拏蟠  
軋蠹抽冰蔭此歲寒鬱鬱蒼蒼以迄大年誰揭令聞於嗣於侄蘭  
之摧矣其馨彌茁葭苴締好十年一日餞翁同歸素懷無畢甲申  
間

祭辛丈發遠

嗚呼翁逾八十雁行有昆怡然弟悌古道斯存每承賓讌如侍里  
門三翁上座呼季耆尊私謂此樂於邑罕倫歲也不辰府君前謝  
同病同彫有如翁者其昆康寧其季棄捨稟命一齊誰尸造化樹

厚岡文集 卷二  
與風隨親與祿乖一經遺子冀以成材召試鄉邦於願則諧小愈  
敦遣大漸促回弔者去門賀者盈階吉凶之襲子之永懷自我居  
憂塊然如寐報訃交驚迸爲一淚嗚呼子能承訓青雲可致親欲  
待報白日難縋豈惟令子之痛我痛伊摯戊子

祭外舅劉鳳岡先生

惟某無似夙荷眷知捐館以來始通吏籍家食十年塊然涸轍計  
翁冥算已屆八旬女心悲矣而髮垂素甥年長矣而名未成悠悠  
下地何以抒哀某某兄弟世誼孔懷聯翩載路竦侍筵左倘徃之  
遊鳳岡儼在惟翁有靈諒其勿隔辛卯

胥丈補之哀辭

愚自戊寅春孟始覲太翁於東庵賓主往來頗蒙開示凡仕學之  
宜寬嚴之用利弊洞然如習官守十七年來弗諉於心去冬捧檄  
過里趨拜門庭大翁色喜爲之計程期日拳拳之愛蓋將忘其老  
而欲借箸於予以規所不逮也詎意兩月之頃遽聞仙逝耶大翁  
端已而嫉俗所服習者故家之風所言談者名德之緒至于粉飾  
鋪張以爲美縱橫變詐以爲材匪直不肯實亦不能蓋其得於天  
者樸古肫淳本然如此人雖忌其直而樂其真故聞其逝也姻黨  
哀之士流惜之邑人之愛其德者咨嗟不能已已本言考行可謂  
先民之遺矣太翁家世儒素三嗣君皆有名於文庠諸孫亦翩翩  
鵠起然而數年之內丁口不寧翠竹前凋蘭芽後隕老景悠悠盡

焉傷之此其所以摧虬松而仆鐵柏者歟

祭袁太翁寧升茂才文

嗚呼舊德之隆士則服之豈惟顯達聲聞乃馳惟翁潛德淵乎可  
思文莫猶人其數孔竒一衿載羈遑問厥施教學傳衍乎書詩天  
重申之以耄耆苟循軌以畢務躡青雲其未遲比翹鳳之翩翩翁  
高謝而弗爲謂一命之仁濟雖良相不以易良醫况前人遠有端  
緒估藥聚書活人吾所師三十喪偶而不娶特研精於守雌妙天  
機之活潑得大命之攸司夫何哀門之寡祚兮淑孫免而阽危曰  
非吾翁謨救者重趼百里以祈之飛駕閱日而底舍竟無補於差  
池念鼓盆之孱息載後車以南歸掃墮釵之餘恨設月娥之婉詞  
夫豈不慟情於種種抑將以壯風雲而豁夢痴吾是以知君子之  
厚德審死生而均愛慈嗚呼直松宜壽喬岳宜久龍精鶴姿遊仙

何驟在飲和之近屬誅言曾不脫於口而况遠託葭葦如吾孫苟  
兩世之眷厚遲遠訃而趨臨能不因之向風而漉酒戊午歲仲冬

祭劉竹山明府文 真贊附

嗚呼國家承豫泰豐亨之久民繁而財或紕事殷而教漸弛潢池  
之兵盜弄赤子於楚省爲疥癬之延在微邦則身家假昇妄稱激  
變者有何同怨之深適然代僵者乃屬下車之始公系出墨莊門  
聯甲第績文旣勤收科孔易冠南宮而遲回捧遠檄而奔馳回將  
剖寸祿以奉高堂以室諸季自謀朝夕俯漑孫子於造物本無多  
求在斗管曾不介意而公竟一不及遂至於臨大節生死之交膺  
百里之神之寄發難非常從先失備人迫瀕危而外援公占過涉  
而不避蓋以春秋之法諸侯失地則名故不肯請師越疆而甘於  
效死守器大憲飛章以上 聞總戎致武而申懇渠魁爰戮於藪  
餘孽盡殄於鄉義堪雪憤於九泉况承 恩於交賁官進奉直之

厚岡文集 卷二  
封賞隆雲騎之施沿程護喪發帑祭葬卹典從優者所以勵忠貞  
於有位皇皇平表觀於清漢之南百日官而百世祀鄉學隨大常  
之肩家祠匹罔卿之懿最苦節於生平稱完人於天地然後知前  
之坎懷相遭者回天有以相試也嗚呼士生太平正氣攸萃屯亨  
則雲雷經綸因涸則致命遂志所遭殊也考終奚異惟其忘身忘  
家以爲交親憂而矢子女庶叩神理之茫茫不禁遡風而隕淚  
贊曰十旬文具千里逋寇無城無郭竹破山踣與其重趼厚顏向  
府庭而號師堯若繳印捐軀激厲民以死守命實爲之非才之咎  
掇巍科於江西標偉節於漢右是稟日星河嶽正氣以凝形夫豈  
阨於陽九  
褒章自天大啟爾後遺貌教兮肅里門垂百世而不朽

祭張廷掄國學

嗚呼志不期於驚俗節何拘乎特行苟自好之不渝斯鄉黨之所  
敬惟只性本和易素善操持幼習於學壯猶從師攬東區其已遍  
歷泛交而弗欺志雖未遂治業罔隳初建館而圯於水旋改塾以  
貽孫枝桑榆已暮病軀難固洵情於酒不紛於慮視生死其若寄  
非靈藥之可度擇良辰以過征久雨爲之暫住我鄉我友東隣西  
隣善類蕭索愁雲輪囷又弱一个薄俗誰敦盡此一觴以泄哀悃

祭侯齋李翁文代

嗚呼朔風凜冽景物淒涼嗟歲序之聿暮悼哲人之云亡惟翁隴  
西衍慶蜀水鍾祥降東鄉之仁里發世德之古香天馬揚輝風雲  
恣其騰踏石屏蓄德美秀匹于琳瑯以故少而穎異長而昂藏既

餼食乎多士亦致位乎班行山水緣深每穿雲以覓勝經營趣別  
寧摘句而尋章其勤其儉勿迎勿將雖晶瑩之在抱實渾樸之可  
坊相度武灣故居未遠終焉卜吉後葉有光今年祖廟興役往返  
靡常僉謂老成之足恃實惟孝德之難忘宜吉人之天相胡二豎  
之遽殃嗚呼年垂七袞四代同堂內外孫甥數百指全無一闕遠  
邇親鄰百十戶誰不感愴翁備德之如此知垂慶之孔長弟以衰  
耄路遠遺息稱觴靈其不昧來格來嘗

冬祭祝文

於戲豺乃祭獸獺乃祭魚觀物類之報本矧以人而弗如昔者祖  
宗相繼鞠育子孫懷抱提攜劬勞萬狀或憂近於水火或懼罹於  
疾病每逢四時交復隨其寒暑樽節飲食增減衣服百計調護惟  
恐不安此心懸懸未嘗暫息及至能言好弄知識日開則又爲之  
延師就塾牖以詩書範以禮節婚配及時職業隨器士農工商皆  
敦倫紀入孝出弟謹言慎行代守家訓以有立於今此祖宗生養  
教誨之恩與天無極者也雖欲報之莫知所以爲報茲者歲序流  
易節屆冬至嗣孫等追感歲時不勝永慕謹具常饌祇薦歲事以  
續祀支主耐食亦惟尚饗

按家禮冬至祭初祖不設主奉脂盤詣堂中爐前跪告云孝孫



其今以冬至有事於始祖考始祖妣敢請尊靈降居神位恭伸奠獻遂燎脂俯伏興拜酌酒於茅沙上立春祭先祖謂初祖以下高祖以上告辭改稱先餘亦同其高曾祖考四時之祭皆具官末稱敢請神主出就正寢云云近世始遷祖有主歲惟一祭合歷代及高曾祖考百數勢難歷舉因推其中有德望者爲配享居上列餘爲祔享居下列逆祀不免縣祠所有座屏之隔也本祠祖位尚少每逢合祀之歲以始祖爲主餘不分配祔祝文統稱歷代祖考而著其有德望者親賢之義並行不悖在禮合遠爲非常士民家聚羣薄奠於禮甚濶然亦有似是之嫌本祠常祀始祖房祖四親外子孫食德者亦不敢多列後世宜準行之

又按古者設祭室內故祖專西席以左列南向當牖爲昭右列北向當墉爲穆並取西上後世室寢異於古其祭請主出堂自當以南向正中爲尊左右受光相同無昭穆之異左值東右值西東先西後根於古而不戾於今家禮存西上之圖未可循用又按家禮祭始祖之文曰孝孫姓名敢昭告於初祖考初祖妣今以仲冬陽至之始追惟報本禮不敢忘謹以潔生柔毛粢盛醴齊祇薦歲事尚饗蓋本程子所謂厥初生民之祖也近代惟祭始遷祖與家禮指異家禮祝文過質而儀禮節畧又多浮辭惟傳本所載爲切至廣博物志以爲明大祖製頌必有據惜其中尚多脫文言養不及教不揣愚昧繕補數句庶不致忘累代相承教誨之恩也

附錄詩辭

祖宗家訓箴汝子孫親疎長幼固有弗遵思汝先世創業不易  
勤勵自強夙夜無寐男孝父母婦敬翁姑友恭嫻睦遠近和愉  
積德既厚流慶自久子孝孫賢天申福壽其在敗類逾越防閑  
內懷嫉妬外逞凶頑貽害枝親弗保祠墓孽由已作非天降咎  
天無偏好爲善蒙休天無偏惡爲惡招尤改過遷善天道亦轉  
汝其懋哉俾我光顯謹箴

箴辭節畧別各家範其意未暢爲申

勤矣先祖裕我本源靡遠弗覆昊天戴恩我循遺誨其人千載  
齋戒以承儼焉斯在

初獻詩

衣食可豐兮謹身節用免饑凶兮保我祖之功兮禮讓可則兮

謹言慎行無邪慝兮式我祖之德兮

亞獻詩

族之大本難忘履霜露心悽愴合敬愛備牲羊駿奔走神之旁  
儼如在氣洋洋進後嗣詔之詳遺髮膚毋毀傷遺言行毋披猖  
資孝弟質忠良習禮讓勤文章愚力田慧通商守士誠肅官常  
逆無隋順無荒命自立家乃昌拜稽首嗣敢忘夙逮夜恪以將  
族之和神悅康歆我祀報無疆

終獻詩

神兮聿歸廢徹不遲兄弟莫遠備言燕私自今以始歲其有君  
子有穀詒孫子

徹饌詩

按俗傳三獻歌詩詞夸意淺不爲文端公所取今別撰行之俗  
本降神後有誓辭利成後復設解辭文端云有誠辭則誓辭可  
刪愚亦謂祭以誠爲主而衆當警之於蚤若臨期自任司過覆

以無過可舉是自欺以欺神也去之無疑徹饌詩循用召南探  
蘋然牖下之奠季女之尸不叶於今故亦另輯焉榮其識

清明祭祝文

嗚呼九世以來山川光氣分映兆域啓我後人庸稽古作士亦既  
綴於微班夙夜乾乾未能對祖考之休命君子有穀子孫世世其  
承之敢忘露濡之報伏惟尚饗

季秋祭禰祝文

嗚呼大化遷流霜露奄至懷我——二人明發不寐卅年生我卅年  
持我終身規我無窮期我誰云不見日鑒在茲誰云不聞仁言藹  
而陶翁多子隸也不才增貧益累憂患靡涯深惟體道不撓天懷  
居易自化行法無乖浩浩

昊天不究其德渺焉蠢動載生載息百年迅馳冥行罔極彼岵岵  
岡屢瞻心棘仰止庭山蔭此喬柯幽蘭被徑芳菊盈坡晬容洋洋  
儼爾遊歌差池鴈序銜悲孔多

暑中設位祭文

惟我顯考履貞蓄德謹操含醇以完所性於天是宜享有大年躬  
蔭其孫子夫何天不憖遺弃養六載始屆於八袞之辰不孝等舉  
觴茫茫心惻何極追痛早不自奮茲薄宦楚南競循遺教幸未至  
隕越而回望松楸白雲重杳然以地尚相隣以風亦相習今大孺  
人已迎養在署兄弟偕省孫眷闔寧千里稱觴同時虔祝想大人  
之神明周徧涵濡無地不到無刻不臨所由垂眷外仕子孫與居  
籍等也遙憶趨庭之訓益深承祭之嚴湘波之清衡露之湛是蠲

厚岡文集 卷二  
是酌以承於素期嗚呼甲午

季冬特享祝文

於戲自我——前世肇基艱勤蓄德深遠子孫乃庇而守之仰惟——  
貽燕之繩繩其取不戰競夙夜篤——彝訓於我後嗣式遵行之勉  
以不失於令名亦以終宏我——祖考之多慶伏惟尚饗

伯兄風高送柩奠文

嗚呼兄也恢宏之材卓越之識磊落之度堅強之力可以張百務  
而橫四海顧屢窮而無所卽也造物者生之而不肯成之五鬼縱  
其相守遑遑乎遍任地以物土曾不得而餬口試寄心於岐黃亦  
通仙佛而爲偶陰陽補救之能乾坤橐籥之手蓋起人沉疴者屢  
矣而身反不免於降咎弟昔西邁拜兄於牀萬里請假期切景光

入境聞訃如夢而狂四兄三兄時櫻多病兄實康強同邁不幸門  
祚之衰哀胡可竟天壺之頂兮望以穹崇精爽所眷兮送兄之往  
其駕雲而乘風英英奇氣兮千百年於以永終嗚呼云云

二兄君簡送柩奠文

同懷第五弟榮某等致奠於二伯兄大人之殯泣而言曰嗚呼兄  
之生平衆所同是於兩親竭服勞之孝於昆弟盡友恭之美橫逆  
相遭方寸岳起巧夫設詐而或疎其防小人懷誠而多爲之使言  
雖犯而不私於身氣雖剛而可諱以理要大端以評之曾不失乎  
君子然其數竒道屈百無一伸始也業儒而未就繼則守賈而恒  
屯終委已於醫術謂造命莫先於救人其資不敏其念何純兩昏  
霜曉赴泛援親收一效如弛重負切一絲如延大賓口不言勞心

不規利蓋庶幾乎先君子之遺教而卒無以免其身愈約愈清分  
毫之不取既衰既劇愁苦之交臻劑藥常虧於卧藁歛衣竟歎於  
拖紳謂積善而有報胡天道之難詢嗚呼兄見背矣弟心憤矣怡  
怡六十年四耦相將天倫寡遠乃昔也充席今座單虛昔也聯裾  
今行脫隊八年之間兩親勿留三朞未畢兄胡繼退重此游喪永  
乖曩態痛哉痛哉兄之葬域兄所自忤弟知之矣礮石高原載  
綸綍兄其庇厥子孫以此自聊無若生存之鬱抑也乎 云云

廣昌教諭袁君墓誌銘

君姓袁氏諱建中字致和萬載西鄉白良人也爲諸生以文鳴雍  
正壬子舉鄉科乾隆丁巳會試得乙科選官廣昌縣學教諭月課  
諸生慎甲乙士皆感憤攻苦科名益增文廟前臨江有沼底滯有  
力者屋其上以居貨而歲納其羨廟之規漸隘江遇漲或漂民居  
以去君謀於守土者撤之水害乃除學齋趙公視學江右試博士  
置君第一謂人曰袁博士文如富人擁厚貲不作一寒儉語甚喜  
之選期至君薦宿學魏兆龍俊童趙由儀補弟子六學之人心服  
焉令君黃思亭以廉失官君倡於諸生償所負而歸歲癸亥饑官  
廩計不給署令趙君策於君君草疏簿單騎走烈日中勸士民助  
米得四千斛趙令就城隍祠煮粥以食民相聚益噪君溫語開道

之皆謝去翌日分賑四門按丁給米終事不擾流民有死者咸相  
葬之乙卯武闈甲子文闈應聘校文於福建主考孺廬萬公夜分  
起視君尚未寢歎其勤比揭榜所得多知名士君官廣昌久大吏  
廉知其能丁卯冬以上考語咨送赴禮部君以太孺人春秋高暫  
謁假歸省卽力陳終養得允旋丁內憂歲壬午行取以知縣用府  
縣連催不出矣以乾隆二十九年月日卒於家年七十一考曰諸  
生贈修職郎諱則且祖考曰諸生諱秉星孺人敖氏子男四人長  
廷鳳國學生候選主簿次廷鰲廩膳生次廷龍次廷驃孫男三人  
振伯振仲振侯女四人壻辛尚勤例貢生聞天成郭如藩李光實  
孫女二人明年七月葬於本里之某原前葬諸孤授使者以狀來  
請銘予四兄君孀家也故知君蹟詳然以余之不敏不宜銘辭之

不獲乃序而歸之高士潛光州爰名毅齋制賊里聚寧錦山屏張  
溪帶榮于公高車壯其閎獨矯而飛輝序翼後嗣翼翼翔鵬鵬遙  
望松楸神杳冥達者營此佳氣盈乙酉

贈公庭山府君誌石銘

九頂雲表螺髻蒼然網緼靈媪李宅依乾降生季士嘉玉右連於  
位弗矐視履其旋儒道跡稀外驚是賢末籍翳翳心光孰燃尸居  
淵默七四寡愆庭山一座畏壘開先古樓廻脈上聚不偏庚寅首  
夏再兆斯堅八子伐石榮光效川陞愚銘字垂示永年

贈母張孺人誌石銘

壽母湘遊兮於內署考終靈輻溯醴返兮託樟岡穹崇舊居觀伊  
邇兮如未出壺中九頂楓城西北界天兮父祖累列冥宮其下洋  
洋平甸兮服先疇以農右腋衛精廬兮經之聲泛壑松高明貞靜  
慈德茂兮神媪樂輸清雄作配古君子隴西兮清河表外封小而  
近安於大而遠兮歷吉晦前酉月戊戌紀乾隆

中元護月錄

甲辰歲中元日申刻僧官來請暨僚屬勸門詣祠壇祭厲回集於縣堂如儀救月戌正一刻八分東南角虧起亥初三刻食甚輪北不盡三分子初初刻六分西南翳畢退首尾約一時半刻分爲監文所定署內無晷漏亦似微早計日行地圓一時歷七千五百里時半爲一萬一千二百五十里影寄月上月復隨日動故踰地徑三萬里而倍速也歐邏巴值中土迤西二萬餘里大陽出午沒于彼地應未見此食前人云九服同見亦就一面言之在圓周豈得相同時已近秋分日正爍地底兩大洲間懸影得萬國圖之半其圍邊多齟齬蓋山海之跡熟海道者竟可指而名之昔之賦大言者輿地蓋天極力以舉似方此祇覺其小所謂天何言哉令人游



目無窮爽然自失反諸通達之國若存若亡豈云過論耶距地諸  
天月近而日遠自火星以上尤遠今自日天送地影至月天僅如  
盤大至對面之日天將如芥西人謂地影不能至星天故不取闡  
虛值星星微之論其測精矣然本此以驗日大於地若干倍則亦  
難信何也天內外皆昏空惟孤陽繞透地雖匹體而昏者遠細明  
者遠大觀月之受食與受光大小已判然則規與光固二體也日  
之光大於地其規果能倍之乎影外別有朦氣相附如指甲其大  
分地影之十一此地上人所指爲鳥天雲雷天上霄天者又外光  
體無隔則入動氣天雲不能到故天官候氣以爲不過三千里者  
似爲得之連日陰雨此夕月忽亮目眚未深輾轉候之此地護月  
不用僧道有端公者率其徒數十扞羊皮鼓搖鐸鈴猱跳爲法所

謂蠻以鼙鼓道哀其歌必號其衆必跳盤瓠白虎之遺者耶夔州圖經

蠻書

引按救月頗見左氏及周官然春秋不書其食則其儀或應從

降且以象例之日爲陽夜爲陰晝不可無日夜之月有無盈缺不  
同而陰無加損潮之應月以規不以光其理著矣月與日同勤望  
與朔同視母與父同服後代禮之加隆於古者耶

予非天官家中元護月偶錄所見不自意爲然頃閱明天文偏  
度志載湯若望言天啓三年九月十五夜戌初初刻望月食京  
師初虧在酉初一刻十二分而西洋意大里雅諸國望在晝不  
見推其初虧在巳正三刻四分相差三時二刻八分以里差計  
之殆去京師之西九十九度半也是中土戌亥間月食西洋不  
見遠人已詳言之又云欲定東西偏度須兩地同測月食較其

時刻若早六十分時之二則爲偏西一度遲六十分時之二則爲偏東一度據崇禎交食歷指雲南府偏西十七度然其時分測多未確云今按方輿程圖以京師爲中雲南府偏西十三度強呈貢僅足凡偏度過三十則差一時上云六十分時之二以一時爲六十分也此云過三十則差一時以一時作三十分也其理相同今法十五分爲刻八刻爲時每時一百二十分以三時歸之每度得四分雲南視京師應早五十四分原文京師以亥初一刻二分初虧子正初刻復圓俱相合惟呈貢不足半度應遲二分耳重九後二日

星占一則乙巳

十月十六黎明往歸化寺迎臬臺特於道右同廣南劉白井王其夕天淨月明衆以謂陰雨且久自此快晴矣予細視之畢銜火起於十度以上月值火北其中僅容月徑四之半詩云月離於畢俛滂沱矣在中州仍爲雨兆滇地未必應耳十八赴臬臺署謁見雨淋漓兩日夜變爲雪乃霽滇去中州萬里月能從星其微亦同天垂象固無分於彼此也

黔南旅次

古人重視鄉祠墓在也雖陋不離况未必陋乎高村圍於山挾壯夫計日可盡然予無濟勝具南北兩枝外或數歲數十歲一至者有焉每客歸乘間必省其近者如晤言故交不可濶畧前時耕讀

多暇諸兄有同時  
白意為難得也今者踽然徬徨弔  
影於假日之頃虛霧雨風霾憧憧如也豈不以猶賢於索居之多  
感乎家人輩陶憂無術既從予奔波萬里驚險備嘗狎家山如衽  
席偃息惟意嗟夫山水之於人相忘甚也不尤有甚焉者乎於此  
而恣其情烏乎寄吾情於夏月黔旅次

各儀俱取盛服秋冬兩襲費逾百金交春

也縣例得以帖子將刻卷徧謁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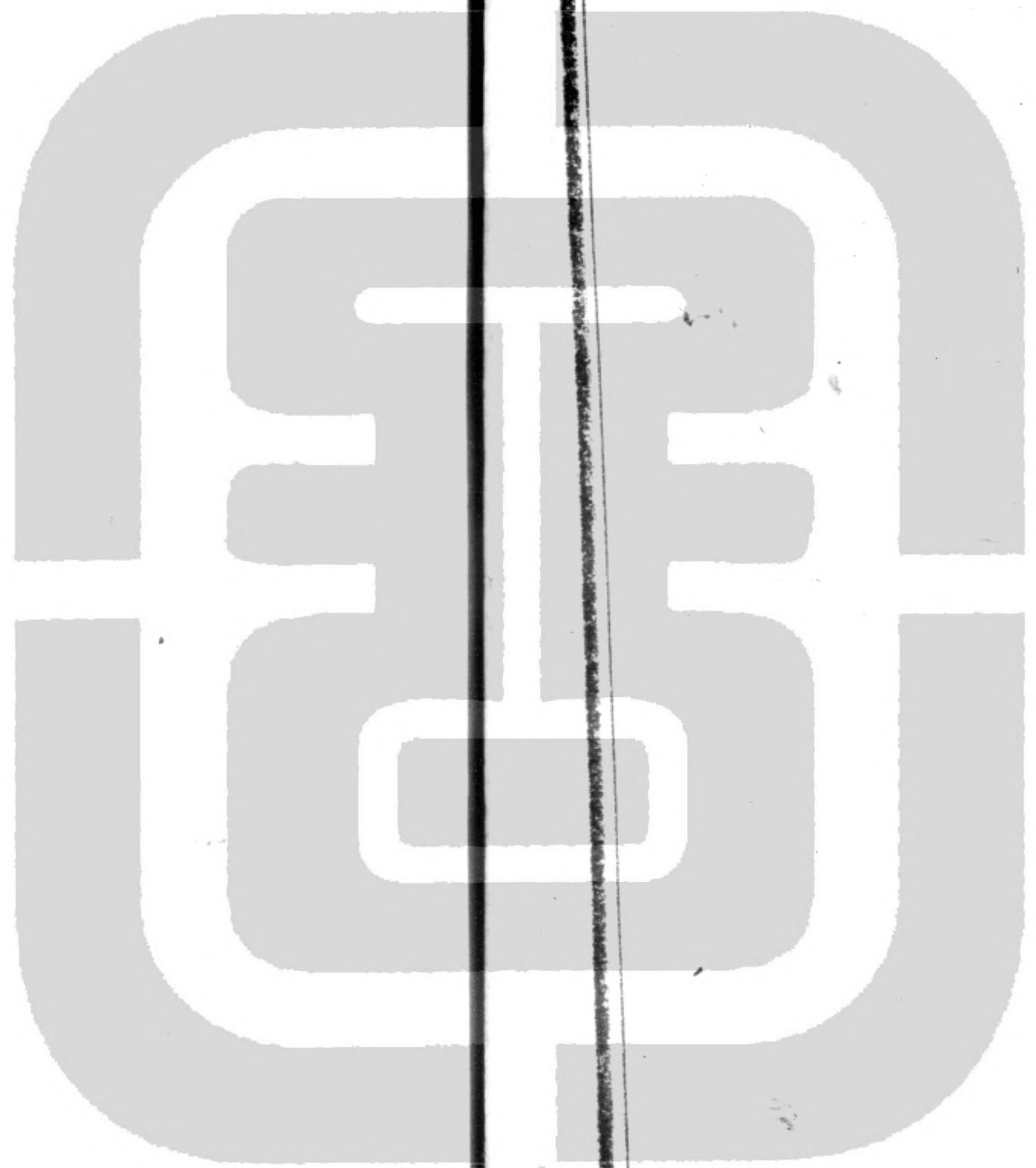
酒食之費約耗所贈三之一予家寡

獨八十金以北家人自此增貧矣轉

亦不覺慨然古人有言受恩多則

必之際何可漫然錄於冊將以酌往來之

未概從儉也壬午冬月



Small square seal impression in the bottom right corner of the right page, containing characters in seal script.

